

漢書評林

第二十本

第五十四卷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第五十五卷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第五十六卷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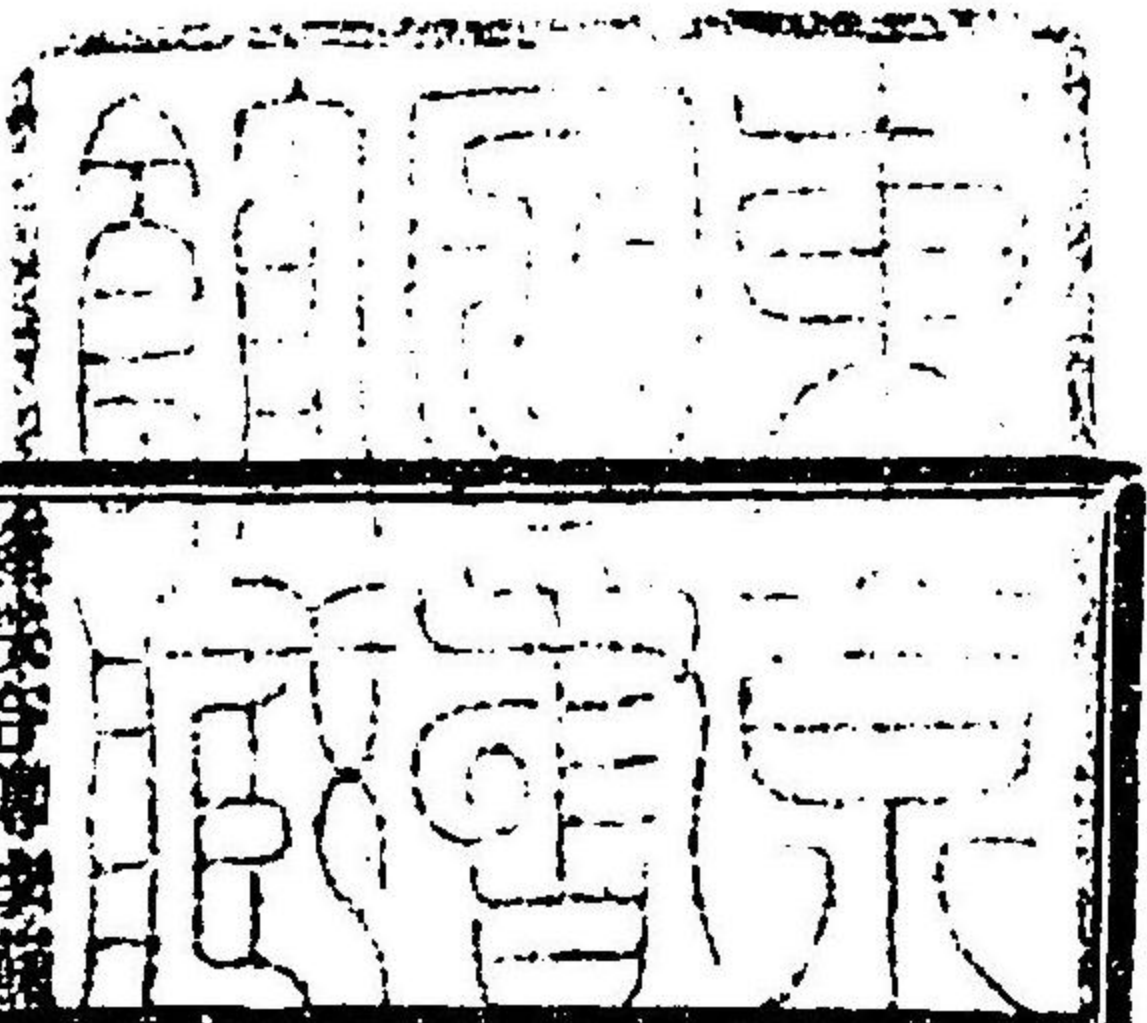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七卷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第五十八卷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四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

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

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

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

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

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

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

降操合傳李廣
兩家以皆奮擊
匈奴之故而陵
之甘心降虜武
之守節不二則
並以相影云
又按廣傳本史
記原文稍益損
之
又按世世受射
句一傳綱領以
後歷次廣善射
凡六反次孫陵
致射皆根此
茅坤曰惜不逢
時數句一篇柱
子即以伏後數
奇不封案

虜确恐亡之。

師古曰：值特也，确謂虜勝敗也，确音角。

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

上使中貴人從廣。

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

從。

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見匈奴三人與戰。射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翻可以為箭羽，音彫。

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

師古曰：疾馳而逐之。

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

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

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

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

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

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

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半令敵意知之。

有白馬將出

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

王維楨曰：前已次廣從百騎在矣。此因匈奴數千騎句復兩點百騎字見以少當衆為尤難云。隆按前字上史記更有一前字。作一句讀有稱往意不可去。

隆按論其大軍下史記有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句見廣用兵不可測處。不可去。又按插入程不識并附敘其事與廣相影文法錯綜變化。

隆按不得自便下史記有然亦未嘗遇害句與上相對正見不識不亞于廣處不可去。

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日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人、部下。有曲。曲有三軍。候一人。今廣尙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

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

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

不擊刀斗自衛。

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鏃受一斗。置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刀斗。也。今俗或呼銅。銚音姚。

莫府省文書。

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也。今俗或呼銅。銚音姚。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軍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

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

師古曰：簿。簿文簿。

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

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

師古曰：卒。師古曰：卒。

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

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

李坤曰史記推
隨兒為是

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
 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
 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脫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
 上胡兒馬師古曰、騰
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
 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
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
 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
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數歲
 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
潁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
 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
 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
 敗韓將軍蘇林曰、
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

隆按以射而止
夜行亦曠也而
廣竟以是斬之
失刑甚矣曠謂
廣不封侯以殺
降一事故
李坤曰此段甚
有生色史記所
無

隆按自首至此
只叙廣之善射
以故射石射虎
亦紀之不遺
李坤曰以下廣
之善射有六並
有生色傳曰至
誠開金石
又曰以下史記
別有廣廉一段
甚有生色而漢
書則變括之而
略矣已而移之

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
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度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
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式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
榮也是以名聲暴於夷
 貉威稜憚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憚猶
恐也、蘇林曰、陳留人
語、恐言憚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憚音徒濫反、夫報忿除
 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
 之指哉師古曰、
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
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
音亡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
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
 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
 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
 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
 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
 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者若干封侯也、師古曰、
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而廣軍無功後三

籍未殊岩而也

茅坤曰以下指次廣之遇敵治兵處于年少見

王維楫曰攬入李蔡一段此借容形主之法隆按史記於篇首先次從第李蔡亦為郎句班史則總入于此亦是又按班書古今人表分三科九

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臂也孟康曰太公陷堅郤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閉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皆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也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師古曰鄒部曲並行陳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勝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中下中下中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

等此云下中即表所謂第八等也下文不及中恐亦只此意隆按諸安史記原文諸部為是又按不當侯邪命也句不特文氣跌宕且與下文數奇相應似不可削田汝成曰余言廣之不疾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度哉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將矣事獨不知廣才耶

隆按自廣歷七郡至此總敘廣

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曰臂如緩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師古曰國風菀爰之詩云有菀爰爰亦緩意其義兩通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

之生平一一結
應上文史記却
敘此段在射虎
之後則不如漢
書為妥

隆按通鑑總只
擊寫數奇二字
至此却疑點出
劉奉世曰按青
去病傳是歲出
塞無中將軍而
救傳是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此
傳誤也
又曰此莫府廣
軍之莫府曹吏
文書所在也廣
見大將軍未肯
去青徑封書與
廣莫府令如書
也與莫府者猶
言與其莫府也

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
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
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
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也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
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稱師

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
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甚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
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

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
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
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
不遜。師古曰媽音優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
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
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墺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墺音人椽反當下獄。自殺。敢以
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

王維楨曰呂覽
云絕江者托于
缸則師古注絕
為渡謂橫渡江
也猶云絕流也
茅坤曰大將軍
既怒廣之初不
急詣部如書已
而及單于之遁
而弗能得也輒
欲撫廣之失道
以覆罪于武帝
卒之廣愠而自
殺此千年來猛
將所共為憤咽
而流涕者也
隆按自到下史
記有廣軍十大
夫一軍皆哭句
才與前士卒多
樂從句相應不
可去
又按據入右將
軍二句了右將
軍前塞

隆按此段了李
蔡案

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 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政從上雍。至甘

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 驃騎將軍去病。怨政傷青。射

殺政。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政有女。

為太子中人。愛幸。政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

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 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

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劔斫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與

纜。絡之而下也。索也。音力。迺反。 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

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

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

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

茅坤曰。通篇機。李陵以敗為功。一字一句。一回。又曰。古文中。劔。戰。奮。圖。陸。按。太。史。公。以。陵。被。禍。故。其。傳。禮。然。不。如。此。傳。

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

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

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 叩頭自請曰。臣所

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

名。處即中之也。扼音厄。 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 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

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

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

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

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

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 書奏。上怒。

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

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 詔

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部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蔽而伺敵也。遮虜部名。 至東浚

詳密。陸按。李氏。隴西名將家也。子合。兩傳觀之。廣善。射。陵。亦。善。騎。射。抱。虎。廣。從。百。騎。陵。也。甚。略。雖。得。千。人。廣。不。附。大。將。軍。陵。亦。不。鄉。貳。師。軍。卒。之。廣。步。行。失。道。而。陵。亦。以。矢。盡。道。窮。祖。孫。將。略。如。此。武。帝。謂。陵。有。廣。之。風。其。然。哉。茅。坤。曰。陵。自。上。書。欲。以。一。隊。當。單。于。而。輒。辭。騎。嗟。呼。陵。以。五。千。步。卒。而。橫。姚。疆。胡。哉。殆。自。沒。也。王。維。楨。曰。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則。陵。羞。為。貳。師。將。輜。重。可。見。茅。坤。曰。武。帝。謂。博。德。上。書。而。并。疑。陵。之。悔。不。欲。出。而。教。之。也。輒。虜。部。抵。受。降。城。

險置以聞可謂英風大略矣而非古之善將將者兵出萬全之道也

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

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博德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

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

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

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

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令日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鑼鑼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

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

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

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

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

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

隆按聞鼓聲二句伏後鼓不起并擊鼓起士鼓不鳴案隆按此下歷叙陵功曰擊殺數千人曰斬首三千餘級曰復殺數千人曰復傷殺虜二千餘人皆陵五千人手乃也陵之以少擊衆如此

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

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

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

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閒復殺數千

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卷單于下

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

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

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

谷閒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

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

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

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

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

劉攽曰注說無是理蓋如今之合陣或併兩營共一弦之類隆按日夜引吾南與上且引南句引兵東南句南行至山下句相應又按從前至此凡五死戰曰陵搏戰攻之一戰也且戰且引二戰也明日復戰三戰也鬪樹木間四戰也一日數十合五戰也又按以上叙陵戰功以下纔引入敗之始末茅坤曰陵善拊士卒而軍候管敢獨亡匈奴天

亡之也
父曰大較匈奴
所恃者騎射而
西南夷所恃者
山谷夫陵之敢
千部步卒五千
而深入胡者特
以敢戰自為功
耳豈知至沒稽
山也所當山谷
之險亦與西南
夷飛崖絕壑無
以異哉陵之慮
敵處亦疏矣

王維慎曰陵不
從軍吏之言失
旨甚矣
降按酒得人字
義乃安若只云
類十矢何能脫
也
秦觀曰霍去病
所將常選有大
軍繼其後是以

深入而未嘗困
絕李陵提步卒
五千轉圍單于
於漠北而無他
將按之其擒宜
矣故曰莫難于
用奇
白居易曰非其
義君子不輕其
生得其所君子
不愛其死惜哉
陵之不死也失
君子之道焉故
隴西士大夫以
李氏為愧
茅坤曰此對即
與任少卿書之
略

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奔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卷衣卷與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襲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牛冰。如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誣欺也孟康曰媒酒效藥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師古曰輜輿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秦同音去權反又音春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向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同謂

漢書曰武帝區區欲疾一貳師故借陵以成其功陵不辱卒以無救而敗悲夫有天下之大者奈何以人材之民命之重為追悅獎善計哉隆按李陵惟軍降虜罪固莫洩矣然帝亦不能無失焉惡陵不鄉貳師軍而僅與步兵五千人一疑陵悔不欲行而反止迎軍二既知博路姦詐坐令陵敗而釋之不治三誤信公孫敖之言而遂誅其母弟妻子四然則陵之敗帝誤之也陵之無還心帝絕之也嗚呼陵獨負帝乎哉

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海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也師古曰疋音于將兵深入匈奴迎陵赦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師古曰耻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費用事

隆按敘陵事與律相關故因傳其始末附見于此

陵約言曰單于置酒一段極力形容光景在目

隆按文選中載李陵答蘇武書其體不類西漢文蘇長公謂齊梁間之賈筆班史缺而不載有以也夫自居易曰會稽之耻豈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

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循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

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荷免微軀受制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而引二人為比又何謬也

劉知幾曰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章立成父孟德業稍多漢齊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常相之籍則不以章孟冠首並其失也

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服虔曰。趙信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柝中廐監。師古曰。柝中廐名。為之監也。柝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閏反。鞮音丁奚反。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

隆按會緱王一句是綱緱王者以下是目

隆按自會緱王至此叙武所以留匈奴之故

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

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

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

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

茅坤曰武之仗節為漢絕盛事而班掾亦為漢絕世文

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術律而殺之其罰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

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燼火。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也。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音芳目反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曉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

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武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

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

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

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

凌約言曰武罵律數語迄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

劉敞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願去爾耳

陸按人衆應上無人處句

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

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天雨雪

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乳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飲之

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杖

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靬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所。繫音營。又音巨京反於靬

王愛之給其衣食二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師古曰服匿如小如嬰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嬰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王死後人衆徙去其

茅坤曰陵本義士其生降虜已可恨矣何以復為單于降武信乎其自侮也罪通于天矣又曰前事相戒

茅坤曰懷愴之情挾邪之見隆接兄弟皆亡母妻不幸而女弟眾又存亡不可知總是斷其骨肉之愛趣之降耳

冬丁令盜武牛羊

師古曰令音尋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

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

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

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

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

奉車

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城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觸柱折

輟効大不敬伏劔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

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

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

老母繫保宮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

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

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

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

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日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

久矣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驪效死於前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

衿與武決去

師古曰決別也

陵惡自賜武

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誇武

使其妻賜武牛

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

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

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

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奇

茅坤曰此策亦奇

陸按陵因賀武而陳其夙志起歸悲歌與可鳴咽流涕向第令當時從軍吏之言安知漢天子不以容禮遇之如泥野侯故事哉此若一失千古遺恨

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一如曹劫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謂集聚也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

身師古曰復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

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

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

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

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

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

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

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

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

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

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

正直惟汲黯為

書始元六年至京師留為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張本又按了結書惠案

胡寅曰蘇子卿持漢節十九年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而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之所為異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宜加賞顯適僅以為典屬國不幾於玩乎毋怪乎安等之譏也

陸瑤家曰西京正直惟汲黯為

純節義惟蘇武為最

邵賈曰先王於華夷之辨嚴矣胡婦之子胡可歸也節義如子卿不可使之無後也君子謂宣帝明於大體有王者之風焉雖然父華而母夷與父夷而母華無亦當有辨乎是故武之子可歸也秦琰之子不可歸也

昌侯

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

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

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

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

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

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

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

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日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日車

騎將軍龍頌侯韓增次日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日丞相高平

侯魏相次日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日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

日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日少府梁丘賀次日太子太傅蕭望之次

日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首宣帝亦重與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

臣曾比於方叔之屬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

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

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苟及死之日天

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

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

宗衰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隆接贊詞借廣而與武其不滿陵之意於言外見之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四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五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

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女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

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

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

弟步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

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

以別於公。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

隆接衛霍傳本史記原文而刪潤之。又按此傳每叙子夫得幸下即次兩大將軍寵任每叙功賞下即次匈奴入寇史家皆有微意在。又按班史補入平陽侯曹壽尚長公主伏後青尚平陽主案。

隆接壯字與上少字相顧

茅坤曰救後為右將軍迷失道卒賴青以免死

王維楨曰公孫敖由此益顯由上問其與壯士往謀取青故也

凌約言曰此出唯青有功例得封侯故班史補入唯青賜爵關內侯句且與上

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

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始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

身，妬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

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得不死。

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

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公孫

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

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

籠城。師古曰：籠，飯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所得

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

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

青復將二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

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

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以三千

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

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

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

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

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懷獫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

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

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谿，言軍尋北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

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

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二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

茅坤曰史記詳而漢書畧然事蹟不遺

令接我一本作戎可從王楙曰史記用三青子字漢書則一用青子

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也。訊音信。馭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二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

字字雖省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茅坤曰此若得體

隆按叙軍功每云從大將軍見諸將功悉本大將軍云楊慎曰冠軍合騎從驃皆非色名令按大軍史作大將軍

洪邁曰史記李朔三人三用校尉字封三人為侯三用以千三百戶字漢書皆之不如史記朴勝可喜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敖總護諸軍。每擊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封敖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宣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實音田。渾音魂。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言在大將軍麾下。旗之下。不別統衆也。搏戰獲王。封說為龍領侯。師古曰。龍領字。或作頰。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窳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

王廷陳曰衛青不斬蘇建失軍方諸田穰苴之斬莊賈不同矣首則假權變以立功青則守經常以尊主因時裁制各適其宜不可概論

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弃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與盡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師古曰肺腑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

後約言曰退職也句過下無痕隆按史記衛霍相連為一傳漢書分之然事相聯屬與魏其武安傳同例云又按班史捕其父霍仲孺一段較史記更詳劉敞曰衛將字隆按斬捕首虜過當句先虛言之於是上曰以下是過當之實本傳每用此法

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鶴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

八百直奔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一

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類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是歲失兩

將軍亡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

隆按將軍所以云以皇后故此數語足概衛青情事而史家立傳微意亦因以見

隆按出隴西有功一段先虛後實與上同例

王林曰史記無慶單蘭下四字又無銳悍者三字

田汝成曰全甲史記徐注云全一作金此說非也當是渾身貫甲之謂蓋精兵

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以功

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

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青以五百親母也

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廼拜甯乘為東海都尉。

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

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

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

率戎士。隴鳥蓋。師古曰、隴與隴同。蓋古戾字。鳥蓋山名也討漱濮。師古曰、漱古速字。漱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

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虜者弗取。師古曰、攝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營音之涉反幾

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依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慶皐蘭

下。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慶。文穎曰、慶音意。曹反。師古曰、慶字本從金。慶聲。轉寫訛耳。慶謂苦擊而多殺也。皐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皐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殺

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

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

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王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師率也。師古曰、金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蚪反。屠音儲師率

滅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滅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

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

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

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

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贖。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

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士夷反捕首虜甚多。上

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鈞。深曰耆。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楫遂臻

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饒得。師古曰、饒音鹿。張按縣也。師古曰、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會涂王。張晏曰、單桓會涂。皆胡王也。師古曰、會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

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

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

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滅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

王慎中曰。可謂句於敘事中。着一句議論。甚有力

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再從票

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

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明、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合騎

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也、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

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

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

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

英傑太史公驀寫殆盡

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

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

戶。為漂陰侯。如淳曰、漂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漂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

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睢、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

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毗同、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

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誅獍悍。師古曰、獍從行輕貌也、字或作捷、悍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音丘昭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懷集服。

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廼

隆按史記仍與之勞不如仍與為妥

茅坤曰方稱渾邪王降衆數萬而下即系以殺略數千人此皆太史公精神所注處而漢書不敢遺

隆接復入青接前傳隆接特下取力戰一句暗伏後去病所以功多案針線語

王維楨曰極力描寫此戰如畫隆接從史記原作縱以上下文觀之縱字爲是令接從與縱同史從下有可字

隆按曰日且入日薄莫曰昏曰夜曰明紀事詳而用字密茅坤曰千年以來所無之戰亦千年以來所無之文而騷人墨士共得本之以歌出塞賦從成未嘗不令人神馳而目眩也太史公絕世之姿故漢書不爲增損一字令接或與感同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

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

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

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

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

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

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

謀曰漢兵卽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奴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

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

千餘里師古曰直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爲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

爲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

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

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

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羸種馬子堅忍單

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

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

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

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

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

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

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

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衆右王

迺去單于之號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亡裨將悉以李

茅坤曰按青之武剛車之戰氣震北虜而去病所斬敵雖多非青比也武帝獨細其爵賞而不以與此必中有深故而太史公特抒憤懣之辭無限累歎然不見指明言之何哉
又曰愚竊以去病降昆邪一着武帝最得意處故青之爵賞及其沒而穿冢去病遂獨擅云

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

允之士服虔曰葷音熏葷允葷謂也堯時曰葷周曰徐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葷同音音弋六反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以誅

北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晉灼

獲屯頭王韓王等二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

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

封為壇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

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

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

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嗣反樓剽王伊卽軒師古曰朝音之竟反軒音居音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

支為杜侯伊卽軒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

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政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

食邑三百戶政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

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

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二萬匹廼

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

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

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

法師古曰吳起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第

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

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在前

隆按唯西河太守至關內侯一段班補入最是隆按揭出兩軍之出數句深寓不滿之意

隆按史記褚先生所載任安事實與此不同劉子鞅曰李廣之驍射程不諱之軍律可謂精矣寔去病無所稱焉所長者武帝使之學孫吳法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上為治第曰何以家為其氣識已度

漢書卷五十五

越諸將矣

隆按自去病為人至此概舉兩人生平以結之云

隆按結去病案復接入青

王維楨曰史記止曰尙平陽主

既還重車餘奔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城躡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鞠而戲也躡音徒獵反鞠音鉅六反事多此

類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立甲軍陳自長安至

茂陵師古曰送其非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立甲謂甲之黑色也爲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

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景辟土服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諡法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

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

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

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

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

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

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

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尙平陽主如淳曰本

主也爲平陽侯所尙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大將

軍青師古曰最亦凡也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

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

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

人師古曰特將謂別爲將而出兵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

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出代亡

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

隆按李息以後諸將皆從兩將軍出征其功微故傳僅用從大將軍從票騎將軍與有功無功數字殊草草云隆按史記爲票騎將軍與去病同官非也漢書去票字是

班據薛儉之與篇皆相應應

隆按最以下德總配大將軍音戰功

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從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後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即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祖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葭栩人即古曰、馮胡之縣也、葭音下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即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即古曰、再出為三、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

隆按去病傳中未嘗總敘戰功故復見於此與青同例云

隆按自衛氏興以下復紀衛霍枝屬盛衰附于尾云

隆按此贊與述蘇建與青問答之語而結之曰票騎亦放此意為將如此不假費詞而其意自見有味其言之也

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泥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勅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五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六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真德秀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七篇而後。未有及者。何喬新曰。班掾漢書。范曄稱其詳而有體。如賢良策。載其三篇。皆明于經術。此詳而有體也。林斯光曰。大廷三策。世以為帝勤於舒。而君子則以為非勤也。帝有喜容。悅之心。而舒每為愷切之論。故屢對而屢問。若拳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齋。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褒然。盛服貌也。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

之。美號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

于相與之誠而幸其言之遷就以順適吾志者帝之私不能掩也其間誠密而其心已疎矣舒豈樂為如是耶宋祁曰只云桀紂之行語意常若不了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聖王已沒鍾鼓箏絃

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

師古曰、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

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

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

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

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

登惠潤四海澤臻中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師古曰、靈亦延也子大夫明先聖之

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

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

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命言之朕自發奮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

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

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

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

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

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

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解讀曰解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茂書各條讀之辭也、茂勉也皆彊

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

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

張邦奇曰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孔門正傳足為百王之大法也王世貞曰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無伍矣何良俊曰董子天人策其道術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謂其出於荀子然其言多糅杼繼緯或者其本之春秋而雜出於洪範五行耶唐順之曰此策暗對茅坤曰首對在仰承天心而與

教化以善治
陳仁子曰為學
之道在致知力
行仲舒斯言得
聖賢要指矣
隆按晦翁云仲
舒識得本源如
正心可以正朝
廷如說仁義禮
樂皆其具也如
此說話皆好

隆按所繇者非
其道應所由滴
治句

隆按夙夜不解
即是勉勵行善
即是由道

茅坤曰董子論
君道而首受命

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
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
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
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
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
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
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
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
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
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

之符即其學非
孔孟宗旨處
真德秀曰仲舒
之學粹矣然不
能不感于符命
此其短

隆按或問仲舒
見道不明處晦
菴云如命者天
之令性者生之
質情者人之欲
命非聖人不行
性非教化不成
情非制度不節
似不識性善模
樣又云明於天
性知自貴於物
云云又似識得
性善終是說得
問介不分明論
的

茅坤曰孔子論
春秋書春王正

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尙書
紂之時有
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
盛德。故天報以此瑞
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案德之效也。及至
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
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
古曰。畜。積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盪。古
善。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盪。古
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
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
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瓦。治。以喻鑄。
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
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
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
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
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
器之模範也。緩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
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
正月也。正次王王

月猶言某年月日非有他也而漢儒按而析其義如此

茅坤曰此等見解本六經來孔文仲曰班固觀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于今日者愚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

胡瑗曰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

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謂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隱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首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經宜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後而不切乎劉賈雖直非其匹也黃履翁曰方武帝之初其時務莫切於正始今觀三篇之對議論淵源理義藉勉強行道之之論正心正官之論其有碑帝之初政不少與德秀曰此即大學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粹矣黃潤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誦

茅坤曰與教化只在學校禮法

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禮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俠。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

上

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

漸民以仁摩民以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

節民以禮

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弃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徠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爲頑抵觸也昌犯也殊絕也扞拒也

孔子

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

陳仁子曰仲舒對策與龜錯公孫弘不同皆自根本上求如首篇曰正心蓋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說也曰強勉行道蓋傳說行之惟艱之說也曰教化曰尙德教而不行刑罰蓋孔子道之以德之說也使武帝能用舒言即此首策蓋有終身可行者而何待再策之乎史謂天子異其對而復策之異之云者見漢庭諸儒不明古學武帝不聞正論觀仲舒所言則驚異之而已矣

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

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

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及復册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

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

晉灼曰堂邊廡殿廊謂巖峻之廊也

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

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

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

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爲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

于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

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于此

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彫刻為文也。音策。

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

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

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

烏虜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

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

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

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

廉耻，賢亂，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賢，易也。渾，殺雜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

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

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師古曰：謂懼於

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

之法。師古曰：言不當忘也。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

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

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

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

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

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

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

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發武少師陽之屬也。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

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

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

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

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

茅坤曰：次對在與大學與擇守令及求賢之大

隆按此策每段引孔子之言為證此仲舒所以為漢儒宗

陳仁子曰武帝再策首詢奢儉帝於此時雖有好大喜功之心而未甚也仲舒之對詳於求賢之事則是略於從儉之說則非至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何也夫奢者不但與土木但求神仙遊邊功皆自一念之奢起而仲舒何言不及此乎

之文焉。師古曰、見、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蓬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師古曰、申、害商殃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

林希元曰。此承上文功不加于百姓。當就政治上說。所聞所知。皆知也。曰尊曰行。皆行也。加之。意句。應上王心未加。真德秀曰。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錄之。

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僭酷之吏。師古曰、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

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

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也。良文學之詔稱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

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

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

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

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

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

積日纍久也。故小材雖纍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

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纍日以取

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

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一人。以給宿

茅坤曰、責列侯郡守二千石進

林希元曰、觀仲舒所言當時任官之弊。則資格之法。當漢初已然矣。

賢此亦有要領之旨

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

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

也。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

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

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

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册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

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禱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

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

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

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

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詩不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宋祁曰、道字疑衍當作道

陳仁子曰、武帝三策有條貫未竟統紀靡終而聽若眩云者帝蓋以仲舒所對為尋常而不知其為要也仲舒蓋執首初正心教化之說以進足矣何必多言

說仲舒泛於言武帝泛於聽宜其策之再三而不能略行一語也或曰武帝用其說與太學章六經黜百家學孝廉茂材亦略施行矣本領不正如末何唐順之曰此策明對

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荷自安處而已若能精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合同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

宋祁曰法犯罪多語中輕重自偶易之非是

林希元曰此解命性情亦說得是但質樸之解似鶴突

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奔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豕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

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

循理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

子此之謂也。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

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

致顯師古曰晦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乎深山非一日

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

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

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

及壯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乎流俗者

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

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

終不墜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

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曰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

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道者萬世亡弊弊者

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眚而不行師古曰眚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

同非其相反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

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

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

所繼之挾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三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

茅坤曰三王之忠質文迥其風氣之漸開而非以相挾也。又曰孔子言殷周所損益正所以言其道之未始不同耳而非以異于虞夏之際也。

與德秀曰道出于性而性原于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沈津曰漢儒必以仲舒為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之太原出于天及正說明道之語直追鄒魯匡劉而下不足數也予按劉貢父云致字當屬下句真西山謂周文不可盡變宜少損之夏忠則常極其用故曰致云

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爾。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

曰說。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返。謂還歸也。黨。音他。朝反。夫天亦有所

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傅。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

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噉同。音教。噉。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

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

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讀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蹠民。

師古曰。蹠。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蹶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

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

隆接此上天之理二句結應上試迹之古二句

宋祁曰。止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也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辱師古曰：師

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

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

若山之高也。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

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

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

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

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

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

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尊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

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

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

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

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

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蠡，范蠡也。蠡音禮。遂滅之。孔子稱殷有

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大夫種、范蠡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

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

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邑之名。惠，諡也。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

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

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

吳語曰：仲舒學
識醇正，又遇孝
武初政，清明策
之再三，故克廢
竭所遺，帝因是
罷黜百家，專崇
孔子以表章六
經厥功茂焉。
林希元曰：臣愚
一段見仲舒學
術之正得孔孟
正脈。
茅坤曰：有本之
見。
隆接不世之左
右而以之相江
都帝之微意可
見。

盜接尹川云正
其說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所以度
又按晦巷云仲舒才不及陸宣
公而學問過之
又云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
甚正非諸人比只是無精彩極
好處只有正誼明道三句
黃震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
功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
揮者惟伊洛諸儒書見之行事
者惟諸葛孔明嗚呼至矣
隆按此書載五行志中大畧勸
帝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
為乖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
仲舒前言他呂步舒持斧鉞治
淮南獄一時死者數萬人皆此
書啓之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

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

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

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

門水淵入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

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藁未上師古曰所作也草為藁也主父偃

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

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

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

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

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

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

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

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

有明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

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

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堯晏之屬伯者

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

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

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

沈津曰其書自玉杯竹林王道離合根立元神諸篇之外篇等訛舛辭意淺薄恐非董氏全書也疑後人掇取策語之意雜置其中而附著之耳

隆按此贊借劉向父子之言以斷董子而結之曰向曾孫襲為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此劉子立所謂假論贊而自見者與翟衡贊同例做大史公體云

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虜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六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

明 吳興 凌 稚隆 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經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者、

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

相如。以譽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譽讀與贊同、贊、財也、以家財多得

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

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相

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

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

劉知幾曰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為列傳班氏仍舊會無改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自叙如此至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令按諸侯史作諸生
隆按乃著子虛之賦句為後上讀子虛賦張本
又按一曰會景帝不好辭賦一曰會梁孝王燕用兩會字著長卿所以久宦游不遂之故
令按史無困字
隆按史記乃相謂上有二人二字指卓王孫程鄭也故剛去是彼八百人與數百人者相謂矣似於不可
劉安世曰新唐書載文君事不過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班固載此事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蓋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此
隆按曰稱病曰謝病曰強往曰辭謝總釋寫釋與令相重意

吉日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
師古曰臨臨
臨邛令繆為恭敬
師古曰繆詐也
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
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
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
師古曰示衆人以此意
一坐盡傾
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
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
師古曰奏進也
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師古曰行謂曲引也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
師古曰都間美之稱也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師古曰當謂對偶也
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
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
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

何奇新曰班祿作漢書范曄稱其賦而不穢如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此賤而不穢也
劉奉世曰懷鼻穴在膝下為揮財至膝故居俗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
楊慎曰人之姓名名字多互用文法自左傳
隆接且又令客喚醒臨邛令一段
又按分僮百人與上僮客八百人相應錢百萬與上一錢不分相應時與上新寡相應
隆按視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

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資猶足以為生
師古曰資音吐得反
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盧
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
師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松音反
與庸保雜作
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
滌器於市中
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之役
卓王孫耻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
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
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
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
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
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
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

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郭璞曰：距虛即蚤，變文互言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郭說是也。楚音子六反。軼野馬，轉駒除。張揖曰：軼過也，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除。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古曰：乘遣風射游騏。張揖曰：遣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轉音衛，駒音逃，除音塗。雷動也。爾雅曰：鶩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師古曰：鶩音携，騏音其。

倏腫倩洌。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倏音式六反，腫音式乃反，倩音千見反，洌音練。雷動也。師古曰：鶩音携，騏音其。

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之至，言其威日疾也。焱音必遙反。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即決獸之目眦，言射審也。眦即皆字。洞宵達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宵通右，中必絕繫也。師古曰：洞謂肩前骨也。音五口反。繫，射審也。眦即皆字。

容與。郭璞曰：珥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翔翔容也。言自得也。師古曰：珥節者，示安徐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亂受誦。蘇林曰：亂音倦，亂之亂，誦音輻強之輻。師古曰：亂音與，劇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彈觀衆物之變態。郭璞曰：彈盡也。變態姿則也。於是鄭女曼姬。文穎曰：鄭曼者，言其色理曼澤也。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曰：紵，織者言其色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羅垂霧縠。師古曰：縠細也。霧縠，委屈如霧谷也。縠音壁，縠音測，救反。初初栝栝，揚柁戍削。師古曰：揚舉也。柁與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也。蜚襍垂髻。師古曰：襍，衣上假飾也。襍音縹，髻音所交反。扶輿猗靡。令按讀下史有紆餘委曲一句。

籟。張揖曰：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籟籟也。榜人船長也。上倡聲而歌者也。聲流喝。日喝音一介反。嘶音蘇。

羹。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躍騰浪作也。涌泉起。奔揚會。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也。礪石相擊。

琅琅礚礚。師古曰：礪石轉石也。礪音盧對反。礚音口蓋反。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

獠者擊靈鼓起烽燧。師古曰：靈鼓六面擊之所以警衆也。車案行。騎就隊。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行音胡郎。

反。隊音大內反。纒乎淫淫般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古曰：纒音歷。般音盤。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音安靜也。

勺藥。師古曰：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

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爲娛。師古曰：焯音古之遺法乎。非古之遺法乎。將字與焯同。焯音千內反。焯亦焯染之義耳。言割割其肉。焯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鹽上割鮮染輪之言也。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

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

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師古曰：戮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

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

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

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云。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師古曰：東階鉅海。東有大海之階。

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雁縣射。獵其上也。師古曰：雁音直瑞反。又音維。

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音維。

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別枝也。澥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

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音維。

右以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

仿徨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蕪芥。張揖曰：蕪音刺。

若乃倏儻瑰璋異方殊類。師古曰：倏儻猶非常也。珍怪鳥獸萬端鱗鱗。師古曰：鱗音。

與萃同。萃集也。如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尙不能計。張揖曰：禹辨九州名山。別草木。高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尙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願見君耳。

是以

是以

是以

隆按臣竊觀之二句才是盛推雲夢本旨。令按史王下有獸然二字。隆按烏有先生以下。是前所云爲齊難。令按史恐下有發字與使者三字。作以一字。隆按夸字反應。

前王欲夸僕夸字。令按史驕奢作高者。

隆按夸齊只數語。已有包羅六合氣象。

田汝成曰：師古注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愚以爲讀爲左者。非是。蓋言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隣。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

隆接應字應上
王無以應僕句
又按亡是公以
下是明天子之
義
令按亡是公听
然以下文選分
爲上林賦
揚慎曰听古晒
字
隆接不務明天
子之義應前明
天子之義句

隆接長安志上
林秦舊苑也武
帝始廣開之西
都賦爾儼以周
闔四百餘里離
宮別館三十六
所漢書儀謂廣
長三百里離宮
七十所容千乘
萬騎闕中記謂
苑門十三中有
苑三十六宮十
三觀三十五則
規制之闊侈可
見矣

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何爲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

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

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

海而田師古曰捐弄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

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

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尊君自損也師古曰尊古貶字且

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觀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

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幽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

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紫淵徑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紫淵在縣西北於長

安爲在北也終始霸產出入涇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涇產水亦出藍田

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涇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

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開音率又音口見反師古曰鄠鎬潦瀟紆餘

委蛇經營其內師古曰灑音率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澗谷而北流入于渭鄠產涇渭豐鎬潦瀟是爲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地理志鄠縣有灑水

北遇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灑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灑水從皇子陵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爲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灑水乎將鄠縣灑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

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行乎州淤之

浦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浦淤漫也浦水涯也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林樹之林也過乎泱莽之壑張揖曰山海經

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凡言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泱音烏朗反汨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汨音于罕

赴隘陜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也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音丁同反澤弗宓

汨師古曰汨弗盛貌洶涌澎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澎湃相反澤弗宓

折轉騰漑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漑洌相激也師古曰漑音匹列反洌音列漑又音普結反滂澗沉澆郭璞曰滂音旁澗音匹祕反澆音胡

穹隆雲橈師古曰橈曲也言水急旋回宛潭膠盭郭璞曰宛音胡

躒波趨洑師古曰躒音善澁澁下瀨郭璞曰澁音於俠反澁音利澁疾流也批巖

衝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崖而衝隈曲則臨坻注

壑灑灑實隊師古曰壑謂水中隆高處也秦風終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央坻音沈沈

漢書卷之五十七

隱隱碎磅旬儲

師古曰碎音普水反磅音普萌反旬音呼宏反儲音口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潏潏澑澑 潏潏澑澑潏潏澑澑

沸

郭璞曰皆水微轉細涌貌也澑音骨潏音勅立反師古曰潏音決澑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鑿鼎沸也

馳波跳沫汨滄漂疾

郭璞曰滄音許立反師古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汨滄然也

悠遠長懷寂寥無聲

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寥音聊師古曰言長流安靜

肆

乎永歸然後灑灑潢潢

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灑音浩潢音弋少反潢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

安

翔徐徊

郭璞曰言運轉也

東注大湖

郭璞曰大湖在吳縣尚書

行溢陂池

郭璞曰言溢溢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

於是蛟龍赤螭

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

鱣鱣漸離

李奇曰鱣鱣漸離鱣音乾此音託

鱣鱣漸離

如淳曰鱣音乾此音託鱣鱣漸離鱣音乾此音託

禹禹魃魃

如淳曰魃音去魚反音灼曰魃音奴楊反郭璞曰禹禹魚皮有

捷鰭掉尾

郭璞曰捷音去魚反音灼曰魃音奴楊反郭璞曰禹禹魚皮有

振鱗奮翼

師古曰捷舉也鱗魚背上鱗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潛處乎深巖

郭璞曰隱岸底也

聲萬物衆夥

師古曰夥多也

明月珠子的皪江靡

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

蜀石黃磈水玉磊砢

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

磷磷爛爛采色滫汗

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曜也師古曰

叢積乎其中

張揖曰叢積乎其中

張揖曰叢積乎其中

交精旋目

郭璞曰交精似鳥而脚高

煩鶩庸渠

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鳥

與波搖蕩奄薄水階

張揖曰奄覆也郭璞曰薄猶集也師古曰言奄

汎淫汜濫隨風澹淡

郭璞曰汎淫汜濫隨風澹淡

深林巨

郭璞曰深林巨

於是乎崇山矗矗

郭璞曰崇山矗矗

嶮巖參差

師古曰嶮巖參差

九嶷嶽嶽南山峩峩

師古曰九嶷嶽嶽南山峩峩

巖陀

師古曰巖陀

輒錡摧峩峩崎

張揖曰輒錡摧峩峩崎

振溪通谷蹇產溝瀆

張揖曰振振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

又按史作鴻鵠

又按史崔巍下有崔巍二字

谷、塞產屈折也。郭璞曰：自、谷及、讀、皆水相通注也。**谷呀豁間阜陵別隴。**郭璞曰：谷呀豁間澗谷之形容也。

加反。間音乎下反。隴音儻。師古曰：大阜曰隴。隴水中山也。谷音呼含反。呀音呼

言阜陵居在水中。各別為隴也。豁音呼活反。**歲魄裏處丘虛堀畧。**郭璞曰：皆其形

反。魄音魚鬼反。裏音惡罪反。處音施。虛音墟。堀音窟。畧音羈。音施音弋爾反。**陂池獬豸。**郭璞曰：陂池旁積貌也。

施摩猶連延也。**允溶淫潏。**張揖曰：水流澗谷之

律。施音弋爾反。**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分散而渙然也。易曰：亭旱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候

於旱陽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平也。**揜以綠蕙。**張揖曰：揜覆也。綠王芻也。蕙蕭草也。師古曰：結縷莖生者

以靡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草也。非新夷。新夷乃樹耳。**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莖生者

綫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筆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云。**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

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芎藭。香草也。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芎音乞。**藁本射干。**師古曰：藁本草類白芷。根似青

藁荷。如淳曰：藁蓋上齊也。師古曰：藁之息生者。連其株木則紫色也。**歲持若蓀。**如

日。歲音載。張揖曰：歲持。若杜若也。蓀香草也。師古曰：歲寒葉也。持當為符字之誤。耳。符鬼目也。杜若苗頗類蓀。而為櫻葉之狀。歲音之林反。蓀音孫。**鮮支黃礫。**

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黃礫今用礫者。黃屑之木也。二者雖非草類。既云延蔓太原。或者屬雜言之耳。**蔣芎青蘋。**張揖曰：蔣菰也。芎三

師古曰：蔣音將。**布濩閔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閔音亦大也。離靡廣衍。師古曰：離

不絕也。衍布也。**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酷也。應音力爾反。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

曰：香氣射散也。**肝鬻布寫。晻菱叒蓊。**師古曰：肝鬻盛作也。寫吐也。晻菱叒蓊皆芳香也。

音步必反。鬻音勃。於是乎周覽汜觀。師古曰：汜普變字或作隱也。於是乎周覽汜觀。也。音敷。汜反。緝紛軋芴。孟康曰：緝紛衆盛

古曰：緝音丑八反。軋音於黠反。芴音勿。**芒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也。師

音儀。**日出東沼入序西陂。**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滴水**

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其獸則庸旄獬犛。沈牛麀麋。張揖曰：旄旄牛其

聲牛黑色。出西南微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豎似鹿而大。郭璞曰：庸牛領有肉。犛似

似熊。庫脚銳鬣。骨無髓。食銅鐵。獬音緝。音狸。師古曰：庸牛即今之犛牛也。旄牛即牛。所

謂偏牛者也。蓬牛即今之貓牛者也。蓬字又音茅。璽音主。**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

象大獸也。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一角在鼻。一角在額前。**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師古曰：言

寒。當暑凝凍。地為之裂。故涉冰而渡河也。揭衣也。**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駮橐駝。**郭璞曰：麒麟而無角。角端似豬角在鼻上。中

作弓。師古曰：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馳物。故以名云。**蛩蛩驪駃騠驢驘。**郭璞曰：驪駃騠類也。駃騠生

馱音決。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師古曰：彌滿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師古曰：廊堂下四週屋也。重坐謂

即所謂璇題玉繩者也。一曰以玉飾瓦之當也。蓋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繩屬繩連相連也。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途長遠。夷嶮築堂。案臺增成。師古曰。夷平也。山雖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平山而築堂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嶮音子公反。嚴突洞房。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若窳突然。潛通臺上。頰杳眇而

無見。仰艸橈而捫天。師古曰。頰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仰古攀字也。橈也。捫。揆天也。揆音老捫音門。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闈。宮中小門也。宛虹。屈曲之虹也。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軒之闌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青龍蜿蟺於東箱。象輿婉俾於西清。師古曰。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蜿蟺。婉俾。皆行動之貌。蜿音一糾反。蟺音力糾反。俾音善。靈囿燕於閒館。張揖曰。靈囿。衆

閒。偃佺之倫。暴於南榮。師古曰。偃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日開。榮。屋南楹也。偃音捷。佺音銓。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盤石振崖。孟康曰。振。廉也。以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振。確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欽巖倚傾。郭璞曰。欽。巖貌。嗟我噤噤。刻削崢

嶸。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瑚叢生。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師古曰。嶸音捷。噤音乘。玫瑰。碧琳。珊瑚。叢生。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珉玉旁唐。玢函文磷。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礴。玢函。文理貌。師古曰。玢音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瑒。言珉玉及石。並玢函也。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圖。雷。石中。駁。學音洛角反。雷。學音洛角反。鼃采琬琰。和氏出焉。師古曰。鼃。令按雷采一作垂發。

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魯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音灼曰。黃甘橙棣。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棣。亦橘之類也。音溱。張揖曰。棣。小橘也。出武陵。枇杷。檇柿。亭柰。厚朴。張揖曰。枇杷。似解樹長。朴。藥名也。郭璞曰。檇。支木也。師古曰。朴。木皮也。此藥以皮為川。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檇。音煙。朴。音匹角反。枏。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檇。南。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隱夫。菓棣。師古曰。隱夫。未詳。菓。之山。櫻桃。菓音於。合桃。爾雅謂之。刑桃。櫻音於耕反。隱夫。菓棣。師古曰。隱夫。未詳。菓。六反。棣音徒計反。荅。選離支。張揖曰。荅。選。似李。出蜀。音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蠶。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選音香。離音力智。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師古曰。馳。猶延也。一曰。次。揚翠葉。抗紫莖。師古曰。抗。搖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采。煌音。沙棠。櫟櫛。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食音歷。櫛音諸。采音菜。柔音食。諸反。華。楓。梓。櫨。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櫨。樹脂可為香。今之櫨膠。音胡化反。楓音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榭也。郭璞曰。留落也。中。作器。梓音平。櫨音盧。留落。胥邪。仁頻。并閭。素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賓。音先。櫨。檀。木蘭。孟康曰。櫨。檀。櫨。別名。郭璞曰。櫨音譙。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未嘗凋落。若。有。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夸條直暢。實葉葳蕤。郭璞曰。實。葉。葳蕤。節操。故以名焉。

楊慎曰。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檇。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去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葉。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古朝字也。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魯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音灼曰。黃甘橙棣。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棣。亦橘之類也。音溱。張揖曰。棣。小橘也。出武陵。枇杷。檇柿。亭柰。厚朴。張揖曰。枇杷。似解樹長。朴。藥名也。郭璞曰。檇。支木也。師古曰。朴。木皮也。此藥以皮為川。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檇。音煙。朴。音匹角反。枏。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檇。南。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隱夫。菓棣。師古曰。隱夫。未詳。菓。之山。櫻桃。菓音於。合桃。爾雅謂之。刑桃。櫻音於耕反。隱夫。菓棣。師古曰。隱夫。未詳。菓。六反。棣音徒計反。荅。選離支。張揖曰。荅。選。似李。出蜀。音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蠶。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選音香。離音力智。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師古曰。馳。猶延也。一曰。次。揚翠葉。抗紫莖。師古曰。抗。搖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采。煌音。沙棠。櫟櫛。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食音歷。櫛音諸。采音菜。柔音食。諸反。華。楓。梓。櫨。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櫨。樹脂可為香。今之櫨膠。音胡化反。楓音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榭也。郭璞曰。留落也。中。作器。梓音平。櫨音盧。留落。胥邪。仁頻。并閭。素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賓。音先。櫨。檀。木蘭。孟康曰。櫨。檀。櫨。別名。郭璞曰。櫨音譙。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未嘗凋落。若。有。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夸條直暢。實葉葳蕤。郭璞曰。實。葉。葳蕤。節操。故以名焉。

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夸條直暢。實葉葳蕤。郭璞曰。實。葉。葳蕤。節操。故以名焉。

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夸條直暢。實葉葳蕤。郭璞曰。實。葉。葳蕤。節操。故以名焉。

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夸條直暢。實葉葳蕤。郭璞曰。實。葉。葳蕤。節操。故以名焉。

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夸條直暢。實葉葳蕤。郭璞曰。實。葉。葳蕤。節操。故以名焉。

又按五臣若作
諸廣雅若踏足
良

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師古曰，蹂若謂踐也，蹂音人九反。

與其窮極倦頤驚憚聳伏

郭璞曰，窮極倦

飢疲也，驚憚聳伏，聳怖不動貌，師古曰，飢音劇，憚音丁局反，聳音之涉反。

不被創及而死者，它它藉藉

郭璞曰，言交橫也。

填阮滿谷掩平彌澤

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

臺

張揖曰，臺高上于皓天也。

張樂乎膠葛之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鐘

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

立萬石之虞

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以縣鐘也。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師古曰，翠華之旗，以

翠羽為旗十葆也，靈鼉之鼓，以鼉皮為鼓。

奏陶唐氏之舞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

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閉，筋骨縮栗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本，聽葛天

民之歌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立命，三曰，育草，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敬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

巴俞

宋蔡淮南于遮

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于遮曲名也，文

成顛歌

族居遞奏，金鼓迭起

師古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頓益州，頓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頓即漢字

鑿鎗闔鞀，洞心駭耳

師古曰，鑿鎗，金聲也，闔鞀，音也，洞徹也，駭驚也，鑿音口耕反，

荆吳鄭衛之聲

郭璞曰，晉淫哇之聲，詔，漢武象之樂，文穎曰，詔，舞樂也，武，武王

陰淫案衍之音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郭璞曰，流

令接子恐子誤
史亦作與

中樂酣

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樂酣，奏樂洽也。

天子芒然而思

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

似若有亡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皓齒粲爛，宜笑的樂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皓齒粲爛

郭璞曰，鮮明貌也。

宜笑的樂

郭璞曰，鮮明貌也。

天子芒然而思

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

似若有亡

師古曰，似若有亡，如有失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

郭璞曰，連，盛也。

長眉連娟

郭璞曰，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盛也。

色授魂子

陸接嗟乎以下
是前所云其卒
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

令按民一作躬

也。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時休息以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氓隸。師古曰辟讀日開開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墾

也。墾墻填塹。師古曰墾墻也音徒回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恣其為收樵采者也。實陂池而

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音恣其有所取也仍亦滿也勿仍言廢罷之也。發倉廩以救貧民

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令也。改制度易服

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猶算也。襲朝服乘法

駕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在軌曰鸞在軾曰和。游于六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

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也。射

狸首兼騶虞。郭璞曰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盾戚斧也。

戴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

樂樂胥。鄭氏曰詩云子樂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貧節也。樂樂胥。子樂胥萬邦之屏耳胥有材智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智之人使在

位也。音音。先呂反。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師古曰此以上皆取經典之嘉辭以代游獵之娛樂。述易道。郭璞曰修

黎靜精。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

之內靡不受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於田獵得獸而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

聽隨流而化。焘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焘然猶焘然也。刑錯而不用德

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堯舜也。若此

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

精。師古曰抗擡也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

國家之政貪薙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

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

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

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

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

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眾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

徒浸失師意流

令按焘然史作
焘然

胡纘宗曰相如
賦之至者子雲
孟堅如何得似
他自然流出
隆按復提齊楚
與起文相應九
百應前九百甲
句

方孝孺曰屈原
之離騷憂世憤
咸呼天地目鬼
神其語長短舒
縱抑揚闢關辨
說詭異雜錯而
成章皆出乎至
性忠厚介潔得
風人之義非拘
拘執筆凝思而
為之也至于其
徒浸失師意流

于淫靡而相如
雄復慕而殺之
窮幽極遠搜輯
艱深之字積累
以成句其意不
過數十言而衍
為浮漫瑰怪之
辭多至數千言
至求其合乎道
者欲片言而不
可得也自後學
者轉相襲做不
特辭賦為然而
于文皆然迨晉
宋以後蓋駸淺
陋不復可謂矣
人皆以為六朝
之過而安知賢
相如之徒首其
禍哉向非韓愈
洗濯而力去之
又殆未易言也

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列失其意矣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犍中皆西南夷也犍音蒲北反發

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

大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

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

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

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

享。師古曰來入朝覲儀享祀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

隆按此論以非
上意為主故歸
咎於使者有司
却不專責之而
咎及百姓又不
直責之而咎其
父兄轉展委曲
深得論體

隆接不順者已
誅收結上文為
善者未賞引起
下文

許應元曰發軍
與制即前所謂
川軍與法耳顏
注恐不然
隆按皆非陛下
句總結上文亦
非人臣句引起
下文

隆按樂盡人臣
之道與非人臣
之節句相顧

王維楨曰此上
先以邊士盡人

臣之節者形之
以發其愧心至
今奉幣以下方
以正義責之

隆接未用陛下
患使者五句一
一收結上文

令按史作使威
知陛下之意唯
毋忽也

不敢情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漢舉燧燔孟

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

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

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

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莖中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

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為使也因數之以

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責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

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

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咸諭陛

下意毋忽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詔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

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

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叩桮之君長

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師古曰：邛，音古。笮，音古。冉，音冉。駹，音毛。近，音近。蜀道，音蜀道。易通，音易通。

曰：今，邛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毛。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曰：異時，音異。嘗，音嘗。通，音通。為，音為。郡縣，音郡縣。

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音灼曰：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上以為然，乃拜相

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子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

傳。師古曰：傳，音張。總反。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師古曰：郊，音郊。迎，音迎。

界之上也。縣令負弩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長卿晚。師古曰：尚，音尚。驩，音歡。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

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音斥。

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為徼。張揖曰：徼，音徼。以木

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靈山道，置靈道

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

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

隆按：曾請為臣妾，應上多欲願為內臣妾句。劉基曰：武帝本好大喜功之主，相如乃逢君之惡之臣一時君臣治如魚水也。哉！不知斯民何以堪此。

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

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

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音盛貌。汪濊，深廣也。湛，音沈。汪音烏皇反。濊音於喙反。羣生霑濡，洋

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師古曰：攘，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師古曰：披，音靡反。因朝冉從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

東鄉將報。師古曰：結，音屈也。軌，音車。迹也。報，音天子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

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師古曰：辭，音謂。初，音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

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羈，音馬。縻，音頭也。縻，音牛。細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屈，音盡也。卒，音終也。業，音事也。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

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

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吞之，以其

險遠，理不可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音即中國之人也。無用，音謂西南夷也。鄙

陋遠理，不可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音即中國之人也。無用，音謂西南夷也。鄙

王維積曰：先敘事起而後詭為問答之詞，其事雖非而其文則映。隆按：此文間有數語類賦體。宋祁曰：六世者漢儒數高帝孝惠呂后文景至武通作六世。

許應元曰惡平聲言蜀與巴初亦俱是荒服之外漸變中國之化必如耆老大夫所言則是蜀當終為蠻夷不變服化俗也我亦安所聞若等之說乎顏注非是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師古曰覲見也音摺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言之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非常之事其始難知衆人懼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壅音因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音分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駢胝無皸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儼駢理也孟康曰駢駢膚皮也音馬勤儼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籟拘文牽俗師古曰握籟局陘也拘攣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籟且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言非直因循口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

無版膚不生毛

欲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師古曰欲深也音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

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為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

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

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

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拜而

泣師古曰為人所得而內鄉而怨曰師古曰鄉中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已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

旱之望雨罄夫為之垂涕張揖曰張張之夫也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請勁越師古曰請賈也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

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曰受天子之

其書卷五十七下

司馬目口

二

隆按此段總結一篇意
隆按百姓雖窮反應前百姓力屈句

隆按百姓雖勞又覆應前

號令故乃關沫若張揖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微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也原孫水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避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明也習音忽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音士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

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愛勤逸樂之中也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

頌上咸五下登三師古曰咸皆也言漢德與三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觀者未親指聽者未聞音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藪澤無水曰藪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并喪失其來

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

先之師古曰敝罔失志貌儼徒自抑退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

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

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

疾間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長楊是時天下方好自

擊熊豕馳逐擊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

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

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也

安存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也犯屬車之清塵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虞謂行而

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以為清道塵謂之清塵非也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

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

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檠音鉅月反

况乎涉豐草騁

隆按不慕官爵應前非其好也唐順之曰奇文茅坤曰辭直而文磊落隆按此疏當與韓昌黎擊逐得同看劉敞曰不存猶言下慮下文云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

林希元曰以上以論之

隆接一篇主意
總在輕萬乘之
重二句上

丘虛師古曰豐
草茂草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

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臧於隱

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
謂瓦墮中

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

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
秦之離宮胡亥

於此爲閻樂所殺故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坳入曾宮之嵯峩蘇林曰
坳音馬

坳此之坳張揖曰坳並也師臨曲江之隈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陁長
也苑中有曲

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隈陁即倚字巖巖深山之嵒嵒兮通谷

豁乎豁音灼曰豁音範古籀字也師古曰豁豁深通貌豁
音呼活反豁大開貌豁音呼合反豁音呼加反汨滅輟以永逝兮

注平臯之廣衍師古曰汨滅疾貌也輟然輕舉意也準水
邊地也汨音于筆反滅音域輟音先合反觀衆樹之蔚變兮

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蔚變蔭蔽貌榛榛
盛貌蔚音鳥孔反變音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
揭塞衣

而渡也石而濺水曰瀨音賴揭音丘例反頸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

劉辰翁曰賦有
不當鋪敘者此

賦起語已極其
鋪敘至持身不

謹信讒不寤兩
句已足更欲何

如是未喻賦體
也如此當寤嘆

息語不欲多而
感者自難爲情

班氏剛後四語
最工可謂詩中

絕句而晦翁猶
以爲未極何也

令按史鳥乎下
有哀哉二字不

得下兮字墓上
墳字

令按史亡歸而
不食下有食澹

絕而不齊兮彌
久遠而愈休精

固閱而飛揚兮
拾九天而永逝

嗚呼哀哉數句

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師古曰信讒
謂殺李斯也烏乎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

兮魂亡歸而不食相如拜爲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

上好僊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尙有靡者師古曰
靡麗也臣嘗爲大人

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柔也儒
士之稱也凡有道

術者術者
爲儒形容甚臞師古曰臞瘠也
鉅句反又音簡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

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以喻天
子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兮曾不足

以少留師古曰彌滿也
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師古曰竭去意
也音丘例反乘絳

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爲幡綴以
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建格澤之脩

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
至天下大上銳脩長也建此氣爲長竿也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葆也
總係也係光耀

之氣於長竿以爲葆也師古曰葆即今所謂纛頭也垂旬始以爲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
曰慘旄也縣旬始於葆下以爲十二旒

也師古曰曳彗星而爲鬢張晏曰鬢燕尾也惟彗
星綴著旒以爲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
指橋隨

風指靡也偃蹇委曲貌師古曰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
指橋隨又猗昵以招搖音灼曰猗音依倚反昵音年纏反張揖曰
猗昵下垂貌招搖跳躍也師古曰招音韶

蕭音音撫攬搶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張揖曰彗星爲攬搶注彗首曰旌今
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縞也以斷

軌不前也。麗靡也。林離。摻攪也。師古曰。衡音尺。勇反。莖音相。勇反。摻音女。居反。攢羅列。滂音普。郎反。滂音普。備反。決音烏。朗反。軌音於。黠反。摻音所。林反。攢音所。宜反。攢羅列。

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侈以陸離。張揖曰。侈。衆貌。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來孔反。茸音而。孔反。衍。音弋。屬反。侈音式。爾反。徑入雷室之砢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崑威。

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壘。崑威。不平也。師古曰。砢。磷鬱律。深峻貌。砢音普。萌反。磷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壘音洛。賄反。崑音

一廻。偏覽八紘而觀四海兮。竭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者。師

古曰。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綠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

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剛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抗。絕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

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奄息葱極。汜濫水娛

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葱極。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犧作

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荆雨師。應劭曰。屏

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西望崑崙之軋勿荒忽兮。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

有九井。以玉為檻。菊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物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物音勿。荒音呼。廣反。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

近。黑水出其南。岐。書曰。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

也。登閔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張揖曰。閔風山在崑崙閩之中。遙。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

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髡然白首戴勝而穴處

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

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必

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馮音工。老反。字或作翳。音學。必

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師古曰。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

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鄧而陋之。不足羨慕也。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

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

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胡反。瀣音盪。

咀嚙芝英兮。噉瓊華。張揖曰。咀。嚼也。芝。草也。噉。食也。師古曰。咀音才。汝反。噉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噉音機。又音析。

儼。儼。尋而高縱兮。紛鴻濛而上厲。張揖曰。儼。仰也。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

缺。天門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

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涉豐隆之

滂瀟。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

月。豐隆乃出以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瀟。雨水多也。騁游道而

脩降兮。騫遺霧而遠逝。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

令按史日作日

令按史源作沛

弄遺獲而遺遺 追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曰舒緩也音銀遺屯騎

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軼先驅於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下崢嶸而

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上嶠廓而無天師古曰嶠廓廣遠也嶠音遠視眩淚而亡見兮聽

敞悅而亡聞師古曰眩淚目不安也敞悅耳不諦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相

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

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

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人後也使所忠往師古曰所忠姓名也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

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

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

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天也顛言

氣顛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以來也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率邇者踵武

聽逝者風聲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遂遠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聽

於雅頌也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繼昭夏崇號

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和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罔若淑而不

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師古曰昌行順善者無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軒轅之前

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遐遠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

觀也師古曰三五帝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

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

周邗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邗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故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邗音質而后

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嗣衰微政教廢替猶經千載而無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

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湛恩庥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庥音尤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師古曰統業直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之耳是以業隆於

繼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揆厥所

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

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

秦觀曰孝武好神僊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有凌雲氣此文辭之弊也
令按史雲氣下有似字
呂祖謙曰君子之死亡而遺忠相如之死死而遺禍
令按史顯穹下有分字
茅坤曰氣厚而體古但太以文勝此辭賦家本色
陸按其辭曰一段言自古封禪之君其傳之載

籍者惟周稱然初無殊尤絕迹而猶封禪漢家功德符瑞之盛如此而不敢遺封禪則於進讓之道有爽云
茅坤曰以周形漢

茅坤曰美周處多留退步

茅坤曰美漢處類賦

之德逢涌原泉。湧，滿也。羨，

師古曰：逢，讀曰燧，言如燧火之升，原泉之流。旁魄

四塞，雲布霧散。

師古曰：旁，魄廣被也。湧，滿也。羨，盛大之意也。湧，音勿，滿音畢。旁魄

橫流，武節焱逝。

師古曰：言和氣橫被。爾陜游原，迴闊泳末。

也。泳，浮也。思德比之於水，近

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

蟲閭懌，回首面內。

文穎曰：閭，懌皆樂也。師古曰：閭，讀曰凱，言

珍羣，微麋鹿之怪獸。

師古曰：言騶虞自極，而充苑囿，怪獸自來，若入微塞，言符瑞之盛也。

獲周餘放龜于岐。

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招翠黃乘

龍於沼。

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招致翠黃及乘龍於

池沼耳。乘音食，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

人，得上郡之巫表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

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囿，禮待之於閒館舍中也。奇物譎詭，倣儻窮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

文穎曰：是時

力

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

惡乎。

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惡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育羣生，義征不誨。

文穎曰：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比蠻夷為大也。

德牟往初，功無與二。

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曰：言符瑞衆多，應期相續。而不至，不獨初創而見也。

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孟康曰：意，紀號以表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

師古曰：言垂祉，福之用慶。告成之禮。陛下謙讓而弗發也。

之儀。

應劭曰：聖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嶽也。羣臣惡焉。

示珍符，固不可辭。

師古曰：言天道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

父罔幾也。

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配。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

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

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

文穎曰：越，踰也。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

隆按此進字應

上進撰之道進

隆按七十二君

應前

又按史無厥字

隆按七十二君

隆按此進字應

上進撰之道進

字令按史越下無也字
令按史民下有也字
隆接顯陛下全之與上聖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備相願

令按史祓作按
古曰炎音弋
反錯音千故反
諸儒既得展事業因蒙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師
古曰祓除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祓音敷勿反
之無窮
師古曰據布也音丑居反
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音尺孕反
宜命掌
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師古曰掌故大常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兪乎朕
其試哉
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
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符瑞之富二句
言此符瑞乃上帝依類托寄以

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勅功中岳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大山也師古曰章明也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

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為七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大常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兪乎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符瑞之富二句言此符瑞乃上帝依類托寄以

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其澤可以游泳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也滲音山禁反嘉穀六穗我穡曷蕃。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蕃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敷也布護言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音君何不行封禪股股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股字與班同喜音許記反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旼旼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旼音旼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

則騶虞在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大雅靈臺之詩云鹿鹿濯濯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帝也以此祭天既享之答以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玄耀煥炳輝煌。師古曰玄讀曰炫輝煌光貌輝音下本反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衆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師古曰諄諄告諭之熟也音之緹反

喻天子使封禪也末結以兢兢翼翼慮衰思危感語復舉湯武成舜為法蓋風以君德不可忘於終云
令按偏我二字史作滯之
又按慕之史作慕思
隆接股股史記作般般
令按汲古閣本亦作般般可從
又按應史作能
又按爾史作亦
又按史作煇炳輝煌
又按託寓史作託寓

則騶虞在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大雅靈臺之詩云鹿鹿濯濯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帝也以此祭天既享之答以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玄耀煥炳輝煌。師古曰玄讀曰炫輝煌光貌輝音下本反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衆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師古曰諄諄告諭之熟也音之緹反

漢書卷五十一 禮樂志

又按史已作以
又按史無於字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

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大也。典。則也。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

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

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有八道焉。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

大人而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

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

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

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

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隆按司馬遷生于武帝時而揚雄漢末人也史記贊中波及揚雄其為後人所補而非遷自作明矣趙孟堅豈不明此而贊復仍其舊更曰司馬遷云云其故不可曉豈以詛誑訛耶又按傳中諸篇獨取一賦賦極靡麗獨取節儉數語長卿可重處儉在此故贊只以是揭之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下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八

明 吳興 凌 稚隆 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

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

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

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

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

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

中生。師古曰。山。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

隆按公孫曲于對策卜式曲于助邊兒寬曲于續封禪以故三家同傳又按弘傳本史記文增入封策上疏諸篇與兩下詔文蓋炳然可觀云黃震曰。菑。固無弘與固。固。微弘女。日。事。固。固。日。公孫子。無。曲。學。以。阿。其。然。則。弘。之。阿。詞。雖。未。委。實。固。已。知。之。矣。

於沼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陂、沼池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

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

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岐、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

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

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

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

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

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

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

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

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

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

陳仁子曰對策、數語首論禮義、刑罰之端、歷敘仁義禮智之說、亦有可采、溫公通鑑皆取之、獨認智為備此、則不謂理以湯早為榮、餘烈此則不知天學者其辨之、茅坤曰、八者亦

中理要之言、從韓非數名實中來、此所以與仲舒異旨也

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

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

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

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

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

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和之所賞、禮之所

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

日、比亦和也。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

時、甘露降、五穀登、六蕃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

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

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

隆按公孫弘對策主意、總一和字、與仲舒正字相反、此其曲學所在

呂祖謙曰弘雖歷敘仁義禮智其所以深入帝心者在此耳

與德秀曰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

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

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之下以為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為不知弘必不然矣

茅坤曰公孫弘職武帝亟事功故借罪當時吏以要之及帝以冊書問而此奏甚乖教祖爾特借湖周公不為一言以鈎奇干主上耳假令漢文帝時如賈誼上言猶卒不能入而况弘云云乎

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如純緣者上說之一

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
 茅坤曰汲長孺廼公孫弘射飛鳥者之媒也
 盧辯治曰曰不肯面折庭諍曰不肯庭辯曰與公卿建議皆背之此三端者非弘之和術耶
 茅坤曰知臣者二句巧佞之極何等穩括
 何孟春曰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之所云廣大者有以勸之乎
 鄭曉曰弘布被非詐也弘節儉恐衣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存

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面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師古曰求空際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餘弘無以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

恤其後李攀龍曰弘故遠述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而為丞相服習奕稱即令執綈繫御有肌蹠膚搔耳布被奚詐焉
 茅坤曰已下緣發自家本領却借管仲之侈以形晏嬰之儉其言又深入而巧中所以能動主上
 隆按曰大說之曰日益親貴曰益厚遇之曰乃許之曰益賢之段段關鍵總見弘達時阿世故卒至丞相云

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二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類類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開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粳也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

終其身就號焉。獨能以功名終。亦漢之賢相哉。惟其區區而願。旨深內而酬怨。始為汲黯所譏。繼為淮南所誦。斯弘之所以禁。胃不違耳。劉子暉曰弘之。開東閣一時稱。焉然一董仲舒。卒撥排之何賢。人之能得耶若。所招延惟諂諛。軟美之士則弘。之客館與屈整。之奴婢室何異。也。

生故。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及反。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物，故為仁也。知耻近乎勇。師古曰：不為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

茅坤曰：武帝時宰相以罪誅。什九而平津卒。能以功名終。亦其足智多謀處。令按遇恐禍之誤。

隆按：其後一段。叙武帝時之繼踵為相者。而皆不克終。以善弘之阿世幸免云。

隆按：史借詔文以辨弘案亦一。

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怠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問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踵也。屈音丘。勿反。蔡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

格也。胡廣曰：觀此詔，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者，靡故特表章弘以敦厲風俗。厥後若唐尊失身仕莽而衣敝履空，以被虛名者，其亦與弘異矣。
茅坤曰：弘以布被脫粟生，則結知主上以顯功名，而沒猶延恩澤於子孫，以完身後之名。
黃震曰：式輸財以達君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達君而諸侯莫應於是乎。坐爵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呼。
陸按：史記下式事附載平準書中。班史本之，稍為刪潤，立傳云。

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適，反。適讀曰適。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此難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中躡而牧羊。師古曰：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

劉安世曰：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為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爵金失侯者百六人。故弘不用式為得大臣之體。隆按：又盡復與根上盡與復分與來。凌迪知曰：式不願為郎，而願牧羊，欲因牧羊以牧民耳。卒拜緱氏令，帝亦為其所播弄哉。

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中躡而牧羊。師古曰：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

茅坤曰即前願輸家財入半助邊與賢者死節之初議隆按班據借詔文總結前案

胡寅曰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選而為三公其取價於漢者豈直什百而已哉然其言鹽鐵病民弊船病商坐市列肆販

緱氏便之遷成阜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強而不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師古曰論語稱以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

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師古曰直報怨以德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絲直道者也師古曰

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屬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憤厲而從於報怨齊相雅行躬耕師古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隨牧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師古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隨牧

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奮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

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

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

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物取利縣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故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賣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

隆按此傳逐段敘逐段結又接為人溫良一段一篇柱子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

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為人溫良

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口弗

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

立為除為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

諸司公師古曰簿謂文計也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

也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

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

劉安世曰寬身為廷尉卒吏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群臣遠矣所以卓然為漢賢主

茅坤曰封禪一事相如導之始

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

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

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潁水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鄆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鄆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

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其立法令皆使得其所以也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窮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

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檐負輸租繼屬不絕師古曰繼屬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

猶今言諫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

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

發聖德統楫羣元張晏曰統察楫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瓌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楫是也其字從

木瓌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

竝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若晉竹筭反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

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也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

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事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言振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玉之聲也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

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

文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辟雍祖始也宗祀泰山師古曰六

而兒寬成之終君臣上下各以諂附

田汝成曰易注
幽贊神明猶言
贊化育茲注與
易不同

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幽贊聖意

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

神樂四合

各有方象

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

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

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社闈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

甲子肅邕永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肅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闈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見象日昭報降符應

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臣寬奉觴再拜上

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

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

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

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

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

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居位九歲以官

卒

隆按傳尾機倉
褚大兒寬經學
之精過于大云
大者武帝時人
非元成間褚大
也

隆按此贊三人
以遇時致位數
句盡之矣是時
以下乃因二人
而慨論漢世得
人之盛於三人
贊似不相蒙若
以列百官表後
則佳矣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因於燕爵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

之材也弘等皆以三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

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

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遠迹羊豕之間

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

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

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

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

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

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

霍去病受遣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

漢書卷五十八
兒寬

臣言之過矣。又曰：鄧當時雖推穀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比。史遷作汲黯傳，班固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何孟春曰：班史歷叙武帝得人，而以滑稽者廁之。其於興造功業，制度選文，何取乎？東方朔當時頗有諫諍，枚舉文章，非碌碌可比。而孟堅特目之滑稽，於善之義短矣。張敞曰：弘羊之心計，幹機鉅析，秋毫令吏坐版，不顧王者之體。卜式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將來，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倫，一言不知其若是乎。

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八終

